



亚洲法会 莲花映衬真善忍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于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齐聚于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大型排字活动，排出了优美的莲花座与“真善忍”。参加者除了五千多名台湾当地学员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澳门、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地区的学员共襄盛举。

这天一早八时不到，二、三十位法轮功学员便已在自由广场上展开工作。他们分成几组，每组二至四人不等，将一张张圆形坐垫依着事先规划的设计图样排妥并贴上同色胶布予以固定。到下午四时左右，圣洁的莲花座图形已经隐约可见。时值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



图：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中正纪念堂，排出立体莲花图形，映衬宝蓝的“真善忍”三个大字。

级中学放学潮，穿过广场走向捷运车站的高中生们看着这不同往日的场景，惊叹连连。台湾连续几天的阴雨与冷气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暖明亮的太阳与翠蓝干净的蓝天。音乐厅金黄色的琉璃瓦片在太阳照耀下熠熠闪光，与金光灿烂、美妙殊胜的排字图形相互辉映，显得特别庄严神圣。

有学员表示看到当时天空有数以万计的法轮不停地旋转着。

几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太阳底下不吵不动，参与的学员从五岁到七十几岁都有，但现场却悄然无声，修炼人祥和庄严的氛围，感染着周遭的人潮与游客。在一旁散发真相简介与莲花书签的学员表示，每位经过的民众收下资料后也不禁停下脚步张大眼睛看着。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坐在阶梯上静静观赏，更有很多大陆游客拿着相机与摄录影机不停拍着。

“哇！好壮观喔！”台北市民惊讶地说。来自大陆重庆的多名观光客，静静地坐在一旁台阶上，观看眼前这一幕，他们神情愉悦，低调地表示：“很好、印象非常深刻！” ◇

悉尼集会声援八千四百万勇士退党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澳洲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市中心举办退党活动，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庆祝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呼吁更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走出精神禁锢。

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市中心，集会者打出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等巨大横幅，摆放着揭露中共罪恶的真相展板。很多游客认真阅读展板，他们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对此表示声援。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马恒隽先生表示：在这里声援八千四百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不是在搞一场政治运

动，而是支持人们在精神上的觉醒和道德回归，是秉承着天意而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告别中共的浪潮也越来越大，目前达到八千四百万人数。其实大纪元记录下来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和实际上退出的人数差距是很大的，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他们找不到退党途径，他要突破网络上声明，所以很多人在人民币上、墙上、在电线杆上或公开粘贴标语声明退出的人相当多，这样的人还没有统计在内，实际上真实的三退人数要远远的超过八千四百万，无论在中国或世界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发现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敢于公开谈退党了。中共在人类历史上是最邪恶的一个共产集团，这个集团最后的堡垒也

随时都会倒塌，最终都会随着中国人对邪恶的彻底抛弃而灭亡。

来自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张女士表示，“我的一个朋友是法轮功学员，叫唐丽娟，她有着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也算是个中共高官，她本人是我们地区党校的哲学教授。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她丈夫承受不了中共的压力被迫与她离婚，儿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五次抓进监狱，最后被注射了一种不明药物放回家后尿不出尿，肚子膨胀直至死亡。她本人现在还在流离失所，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她认为，中共是在反中国，反人类。◇



好人郑秀芝遭迫害

追踪报道

她是一位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曾被鉴定为八级工伤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

然而，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由于她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唐山市开平劳教所残忍迫害后失去心智，精神失常。回家后，清醒过来，是大法给了她又一次新生。让我们走近她，倾听她的诉说。

病魔缠身 痛苦煎熬

我叫郑秀芝，女，四十九岁，是河北省唐山市钢铁公司二炼铁厂（原北区动力厂）给水一车间废水回收站室的职工。一九九四年我在热网车间小空压站室上零点班时，因一氧化碳中毒，留下后遗症，鉴定为八级工伤残。除了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我还有肌肉萎缩、风湿性心脏病、胸椎变形、颈椎增生，双眼视力不到 0.1（0.08），头痛、头晕，上吐下泻，心脏每分钟跳五十五到六十下，并伴有间歇。为能坚持上班，在厂附近租房住（我家离工厂较远，坐不了班车）。

我的丈夫为照顾我不得已辞退了工作。我因为不能正常吃饭、喝水，抵抗力下降，腰弯成了九十度，做CT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病，无法医治。到一九九六年几乎不能进食，喝一点水咽嗓子也要引起上吐下泻、头晕头痛，心脏病也开始犯，上吐下泻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夏天穿着毛衣，几乎不能自理，不能照顾幼小的孩子，父母双亲和弟妹还要照顾我和孩子。我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

一朝得法 重获新生

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我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着别人去炼功点，到那也不会炼功动作，也没有看书，只是在那坐着看着别人炼，等别人炼完功，我也好了，一切病症全部消失！

神奇的功法使我真正感受到“真正没有病是什么滋味”，比我年轻时没病身体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不知多少倍。其实根本就没有语言能表达那美好的感受。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身体一身轻。到了班上主任和工友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身体好了的经过，他们都为我高兴，也给他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从那以后，我开始按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领导分配什么活也不挑、不怨，兢兢业业的干活，善待别人，工作中不等、不靠、不攀。努力干好工作，给领导减少了麻烦。

变态迫害 精神失常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绑架到唐山开平劳教所，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时，被强迫看电视并被警察和普教重点监视，不许我的眼睛离开电视，日夜不许去厕所，不让睡觉，在大屋子里得坐直了，身体不让放松，双手放腿上不许动，又累又乏又困；不知不觉稍微放松一下，就会遭到警察和普教的拳打脚踢。我想闭眼，她们就连拽带捅、连喊带叫的大声说：“你不想听，也得往你脑子里灌。不听也得听，就从你耳朵往你脑子里灌，都得给你灌进去！”我们开始绝食抗议。

刚开始恶警对我说：“现在都一百人轮过来跟你说（你还不转化），那也不怕，还有四、五百人呢，都

给你轮着说过来。”当时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吃饭、没喝水，还不允许睡觉，在这种杂乱、高声、极其邪恶的环境下，在遭到野蛮灌食和不许睡觉的精神与肉体双重迫害中，头脑出现极度的烦躁，心智开始散乱，眼神不稳。后来被迫害得已经不会思维，已没有了对事物的正常的思考能力。迷迷糊糊的我只记得恶警魏涛先是一只手，好象握着东西似的在一侧脖子上上下地比划着，嘴里说某某在什么地方拿什么东西往自己的脖子上，说到这就见魏涛一边说一边又换了一只手用同样的动作在另一边脖子上比划着，接着说是怎么不让她炼就自杀等话。从这以后，在被他们围攻迫害中，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魏涛所说的话和他的那些举动。随着影像出现的次数的增多印象也越来越深。有一次，反应得特别强烈，我的右手不自觉地握起了身边喝水的玻璃瓶，往下一蹬，不知怎的自己已躺在了地上，右手举着半个玻璃瓶就往自己右边脖子上使劲来回划动（当时也没破皮，也没出血），不知怎的又换到了左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来回划动了多少下后，好象什么都停止了，后来被抢救过来。

那时的我已分不清好坏善恶，完全丧失了心智，反过来还感谢他们。恶警让我入党，我就想入党（别人告诉我别入，我就没入），说我“自杀”是炼功炼的，我就认为是炼功炼的。他们还恶毒的找来电视台记者采访、录像，特意让我扬起脖子，露出伤口，长时间的录像，并让我承认“自杀”是炼法轮功炼的，我就麻木不仁地承认是炼法轮功炼的；他们跟我要锦旗，我就给他们买锦旗，完全站到了邪恶的一边，欺骗着不明真相的世人，成了它们利用的工具，成了他们的帮凶。说白了，已经被它们迫害成了傻子、白痴。

理智思考 坚修大法

回到家后，离开了那邪恶的环境，我的头脑开始清醒，理智的思考使我明白了信仰“真、善、忍”完全是对的。当我明白过来时，心情极度悲伤，根本没有语言能表达那极度的痛苦。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了修炼，身体逐渐恢复了。

结语

郑秀芝从一九九九年至今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善劝朱连喜、张少平、刘景春、张金林、于国普、史少辉、魏涛等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真心希望你们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